

三國志通俗演義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二十四

目錄

鍾會鄧艾取漢中

姜維大戰劍門關

鑿山嶺鄧艾罷川

諸葛瞻大戰鄧艾

蜀後主輿櫬出降

鄧艾鍾會大爭功

姜維一計害三賢

司馬復奪受禪臺

羊祜病中薦杜預

王濬計取石頭城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二十四

晉平陽侯陳壽史傳

後學羅本貫中編次

鍾會鄧艾取漢中

却說司馬昭與西曹掾邵悌曰。諸葛武侯六
出祁山。折我許多將士。姜維九犯中原。使我
百姓不安。將士怯然。我見鍾會之策。正合我
肺腑。今日伐蜀。如反掌耳。汝衆人之意。皆言
蜀未可伐。人心乃怯。人心怯。則智勇竭。若使

強戰必敗之道也。今衆人心怯。惟有鍾會獨
建伐蜀之策。是心不怯。故遣伐蜀。蜀必滅矣。
蜀滅之後。降者無非蜀人也。凡敗軍之將。不
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蓋心膽
已破之故也。若蜀一破。民心恐懼。不敢再反。
將士各有思歸。誰肯順彼也。若有異心。自取
滅族。此言則吾與汝知之。切不可泄漏耳。邵
悌拜曰。真高明遠大之見也。却說鍾會下寨
已畢。升帳。大集諸將聽令。時有監軍衛瓘。護

軍胡烈。大將田續。虜會。田章。爰彰。

音省

丘健。夏

侯咸。王買。皇甫闓。句安等。手下將八十餘人。會曰。必須一大將為先鋒。逢山開路。遇水疊橋。誰敢當之。一人應言曰。某願往。會視之。乃虎將許褚之子許儀也。眾皆曰。非此人不可為先鋒。會喚許儀曰。汝乃虎體猿班之將。父子有名。今眾將亦皆保汝。汝可掛先鋒印。領五千馬軍。一千步軍。徑取漢中。兵分三路。汝可一路出斜谷。左軍出駱谷。右軍出子午谷。

此皆崎嶇山險之地。當令軍填平道路。修理
橋梁。鑿山破石。勿使阻礙。軍有違者。必依軍
法。許儀受命領兵而進。鍾會隨後提十萬餘
衆。星夜起程。却說鄧艾在隴西。既受伐蜀之
詔。一面令司馬望往遏羌胡。又遣雍州刺史
諸葛緒。天水太守王頎。隴西太守牽弘。金城
太守楊欣。各調本部兵前來聽令。比及軍馬
雲集。鄧艾夜作一夢。夢見登一高山。望漢中。
忽於腳下迸出一泉水。勢上湧。須臾驚覺。渾

身汗流。遂坐而待旦。乃召珍虜護衛。緩邵問之。邵素明周易。邵入帳拜畢。艾備言其事。邵答曰。按周易云。山上有水。曰蹇。蹇卦者。利西南。不利東北。孔子云。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將軍此行。必然克蜀。成其大功也。但可惜蹇滯不能還。艾聞知。憮然不樂。後艾果中姜維之計。殺死於綿竹縣矣。是日天暮。鍾會檄文至。合艾起兵。絆住姜維。同約於漢中取齊。艾遂遣雍州刺史諸葛緒。引兵一萬五千。乃先

斷姜維歸路。次遣天水太守王頌引兵一萬五千。從左攻沓中。隴西太守牽弘引兵一萬五千。從右攻沓中。又遣金城太守楊欣引兵一萬五千。前於甘松。名地邀姜維於後。艾自引兵三萬。往來接應。却說鍾會出師之時。有百官送出城外。旌旗蔽日。鎧甲凝霜。人強馬壯。威風凜然。鄉民無不稱羨。惟有相國參軍劉寔微笑不已。太尉王祥見寔冷笑。就馬上握其手而問曰。鍾鄧二人。此去可平蜀乎。寔曰。

破蜀必矣。但恐皆不得還都耳。王祥問其故。劉寔但笑而不答。祥以為狂言。遂不復問。只舉盃送鍾會去訖。早有細作入沓中。報知姜維。維即寫表申奏後主。請降詔。乃遣左車騎將軍張翼。領兵守護陽安關。右車騎將軍廖化。領兵守把陰平橋。這二處極為緊要。若失二處。漢中不保。又入吳求救。臣自提沓中之兵。一面拒敵。表到成都。時後主景耀五年。又改為炎興元年。後主覽表已畢。驚倒在地。半

昫方甦召黃皓問曰。今魏國遣鍾會鄧艾大起人馬分道而來。如之柰何。皓奏曰。此乃姜維欲立功名。故申其表也。陛下寬心。勿生疑慮。臣聞城中有一師婆。供養一神。能知吉凶。可召來問之。後主從其言。於後殿陳設香花紙燭。享祭禮物。令黃皓用小車請入宮中。坐於龍牀之上。後主焚香再拜。以告此事。師婆忽然披髮跣足。就殿上跳躍千百遍。盤旋於案上。皓曰。此神人降矣。陛下可退左右。親禱。

之後主盡退左右侍臣。乃再拜祝之。師婆大
叫曰。吾乃西川土神也。陛下忻樂太平。何為
求問他事。魏國數年之後。亦歸陛下矣。安敢
正視蜀中乎。陛下切勿慮之。言訖昏倒於地。
半晌方醒。後主因此大喜。不信姜維之表。賜
師婆金百兩。錦百疋。及珍珠等寶。師婆受訖。
出內。後主每日只在宮中飲宴歡樂。此時姜
維累申告急表文。皆被黃皓隱匿。因此誤了
大事。先說鍾會大軍。迺運望漢中進發。前軍

先鋒許儀要立頭功。先望西而入。前至南鄭道口。有一山。名曰南鄭關。過即漢中矣。儀回顧衆將曰。關上不問多少人馬。只飛驟搶過可也。於是守關將盧遜。只有一軍守之。關前有一木橋。橋下是大澗。當日聽知魏兵齊來搶關。遜急令軍士裝起武侯所遺連弩。其弩一張發十矢。比及預備方了。許儀兵齊來搶關。忽然梆子響處。矢石如雨。儀急退時。早射倒數十騎。魏兵大敗。儀回報鍾會。會不信。自

提帳下甲士百餘騎。逕來視之。果然弩箭一齊射下。會撥馬便回。關上盧遜引五百軍殺將下來。會拍馬過橋。橋上土塌。陷住馬蹄。爭些兒掀下馬來。馬掙不起。會步行跑下橋時。盧遜趕上一鎗刺來。被魏兵中荀愷回身一箭射。盧遜落馬。鍾會大呼曰。乘勢搶關。此時蜀兵五百人在關前。因此關上不敢放箭。被鍾會殺散。奪了山關。便保荀愷為護軍。以全副鞍馬鎧甲賜之。會喚許儀至帳下責之曰。

汝為先鋒。吾累下令。教逢山開路。遇水疊橋。專一修理橋梁道路。以行吾軍。吾方纔到橋上。陷住馬蹄。幾乎墜澗。若非荀愷。吾已被蜀人殺矣。汝既違軍令。叱武士斬之。諸將泣告曰。其父有功於朝廷。名重於當世。望都督恕之。待詣甘松。邀姜維之後。有功贖罪。無功誅之。會大怒曰。吾若犯於司馬公之手。肯恕吾乎。遂令斬首示衆。諸將無不駭然。會下令。催兵殺入。人心終是不安。此時蜀將王含守樂

城。蔣斌守漢城。見魏兵勢大。不敢出戰。乃閉門自守。每城只有五千。人馬會令前軍李輔圍樂城。護軍荀愜圍漢城。會調撥已畢。乃與衆將曰。兵貴神速。不可少停。即時掣兵來取陽安關。守關將蔣舒傳僉商議設計。舒曰。近聞魏兵二十餘萬而來。勢不可當。不如守之。為上。僉曰。不然。魏兵遠來。必然疲困。雖多何益。我等若不下關戰時。漢樂二城休矣。蔣舒沉吟未決。忽報大隊魏兵已至關前。蔣傳二

人上馬視之。鍾會揚鞭大叫曰。吾今統十萬之衆至此。若早早出降。各依品級陞用。如執迷不降。吾打破關隘。玉石俱焚。傅僉大怒。令蔣舒把關。僉自引三千兵殺下關來。鍾會便走。魏兵盡退。僉乘勢追之。魏兵復合。僉欲退入關時。關上已豎起魏家旗號。不容近關。只見蔣舒叫曰。吾已降了魏也。汝可隨吾投拜。僉勃然大怒。厲聲而罵曰。忘恩背義之賊。有何面目以見天下人耶。關上矢石如雨。僉翻

身倒回。四下魏兵大合。未知傅僉性命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

姜維大戰劔門關

却說傅僉被魏兵圍在垓心。左衝右突。往來
死戰。不能得脫。所領蜀兵。十傷八九。僉乃仰
天祝禱。先主曰。臣力竭矣。願為蜀鬼。言訖。復
拍馬衝殺。魏兵四面攻擊。只叫傅僉早降。僉
愈加忿怒。抖搜精神。望外而殺。身被數鎗。血
盈袍鎧。坐下馬倒。僉自刎而死。餘者盡降。於

是鍾會得了陽安關。關內所積糧草軍器極多。會見之大悅。遂犒三軍。是夜魏兵宿於陽安城中。忽聞西南上喊聲大震。會慌忙出帳視之。絕無動靜。是夜軍不敢睡。天明無事。會心中甚疑。一日不敢動兵。當夜三軍不敢解甲。夜至三更。西南上喊聲又起。會大驚。向曉使人探之。回報曰。遠哨十餘里。并無一人。連三五夜皆如此。喊聲不絕。是夜又從西南上吶喊。鍾會驚疑不定。次日自引數百騎俱全。

裝慣帶。望西南巡來。前至一山。只見殺氣四面突起。愁雲布合。霧鎖山頭。會勒馬回顧。鄉導官曰。此何山也。鄉導官曰。此乃定軍山也。昔日夏侯淵歿於此處。會聞之。悵然不樂。遂勒馬而回。轉過山坡。忽然狂風大作。背後數千騎突出。隨風殺來。會大驚。引衆騎縱馬而走。諸將墜馬者不計其數。及奔到陽安關時。不曾折了一人一騎。只跌損面目。失了頭盔。皆言曰。但見陰雲中人馬殺來。比及近身。却

不傷人。只是一旋風而已。會問降將蔣舒曰。定軍山有神廟乎。舒曰。並無神廟。惟有諸葛武侯之墓。會驚訝曰。此必武侯顯聖也。吾當親祭之。次日。鍾會備祭禮。宰太牢。自到武侯墳前。再拜祭之。其文曰。

維大魏景元四年秋八月。鎮西將軍鍾會致祭于故漢丞相諸葛武忠侯之靈。曰。惟帝王之傳紀兮。有盛有衰。得將相之扶持兮。以安以危。昔先生之隱居兮。遯世無聞。

遇昭烈之三顧兮。欲平四夷。向先帝之託孤兮。繼之以死。出祁山而耀武兮。神鬼莫知。叱雄師於五丈原兮。長星忽墜。此天意已絕於劉氏兮。大數難移。今後主荒迷於酒色兮。朝綱頓廢。誠社稷崩摧兮。月盈則虧。天子命予為大將兮。保民全國。先生照耀乎肝膽兮。決不敢詒。謹拜陳辭於墓下兮。願垂聽納。三軍肅恐而仰慕聖德兮。無不傷悲。望息神威於風雲兮。以符天命。安

清氣於山嶽兮。以順天時。嗚呼尚饗。

鍾會祭祀畢。狂風自息。愁雲四散。忽然清風習習。細雨紛紛。一陣過後。天色晴朗。魏兵大喜。皆棄甲丟盔。拜謝回營。是夜鍾會在帳中。伏几而寢。忽然殺氣凜凜。只見一人。綸巾羽扇。深衣鶴氅。素履阜屨。面如冠玉。唇若抹朱。眉聚江山之秀。肖藏天地之機。身長八尺。飄飄然當世之神仙也。其人步行上帳。會起身迎之曰。公何人耶。其人曰。今早重承將軍光

顧吾有片言可伸。雖然漢祚已衰。天命如是。兩川生靈大罹兵革。肝腦塗地。誠可憐也。汝入境之後。不可妄害生靈。當以嚴加禁治。言訖拂袖而去。會欲赶上問之。踏空驚覺。乃是一夢。遂喚諸將問時。方知是武侯之靈也。鍾會雖然仕魏未幾。武侯形容於是鍾會傳令。前軍立白旗。上書保國安民四字。凡到之處。如妄殺一人者。償命。因此漢中人民皆出城拜迎。會撫慰人民。賞勞三軍。自此所到之處。軍民安堵。秋毫

無犯。却說姜維在省中。聽知魏兵大至。星夜報知廖化張翼董厥。提兵接應。維分兵列將以待之。忽報魏兵至矣。維引兵迎之。魏陣中爲首大將。乃天水太守王頎也。頎出馬大罵曰。吾今大兵百萬。上將千員。分二十路而進。已到成都。汝乃無端匹夫。不思早降。猶自抗衡。欲待梟首耶。維大怒。挺鎗縱馬。直取王頎。二人戰未三合。王頎大敗而走。姜維驅兵追殺到二十里上。只聽的金鼓齊鳴。一枝人馬。

擺開旗上大書隴西太守牽弘。維笑曰。此等匹夫。非吾敵手。遂催兵追之。又赶到十里。鼓聲大震。一枝兵截住去路。旗上大書征西將軍鄧艾六字。兩軍混戰。蜀兵人困馬乏。強與力生軍交戰。威風已挫。維抖搜精神。與艾戰十餘合。不分勝負。後面鑼鼓又鳴。維急退時。後軍報說甘松諸將盡被金城太守楊欣燒毀。却引兵殺來。維令副將虛立旗號。與鄧艾相拒。維自徹後軍來救甘松。火焰未絕。正遇

楊欣欣不敢交戰。望山路而走。維隨後趕來。將至山岩下。岩上木石如雨。維不能前進。比及回到半路。蜀兵被鄧艾殺敗。大兵盡回。將姜維困住。維引衆騎殺出重圍。奔入大寨守之。以待救軍。忽流星馬到報說。鍾會打破陽安關。守將蔣舒歸降。傳僉戰死。漢中已屬魏矣。樂城守將王含。漢城守將蔣斌。知漢中已失。亦開門而降。胡濟抵敵不住。逃回成都求救去了。維大驚。即傳令拔寨盡起。是夜兵至。

疆川口。前面一軍擺開為首。魏將乃是金城太守楊欣。維大怒。縱馬交鋒。不一合。楊欣敗走。維拈弓射之。連放三箭。皆不中。維轉怒。自折其弓。撚鎗趕來。戰馬前失。將維跌在地上。楊欣撥回馬來。殺姜維。維躍起身。一鎗刺去。正中楊欣馬胷。背後魏兵驟至。救欣去了。維騎上從馬。欲待追時。忽報後面鄧艾兵到了。維首尾不能相顧。遂收兵要奪漢中。遠哨馬報說雍州史諸葛緒已斷了歸路。維乃據山。

陰下寨。魏兵屯於陰平橋頭。維進退無路。長嘆曰。天喪我也。副將甯隨曰。魏兵雖斷陰平橋頭。雍州必然兵少。將軍若從孔函谷名地。徑取雍州。諸葛緒必徹陰平之兵以救雍州。將軍却引兵回過橋頭。飛奔劔門關守之。則漢中可復矣。維從之。即發兵入孔函谷。詐取雍州。細作報知諸葛緒。緒大驚曰。雍州是吾合守之地。倘有疎失。朝廷必然問罪。急徹大兵從南路去救雍州。只留些小兵守橋頭。姜維

入北道。約行三十里。料魏兵已起行。乃勒回兵。後隊作前鋒。逕到橋頭。果然魏兵大隊已去。只有些小兵把橋。被維一陣殺散。盡燒其寨柵。諸葛緒聽知橋頭火起。復引兵回時。姜維已過了半日。因此不敢追之。却說姜維引兵過了橋頭。正行之間。前面一軍來到。乃左將軍張翼也。維問之。翼曰。黃皓聽信師巫之言。不肯發兵。翼聞漢中已危。自起兵來時。陽安關已被鍾會所取。今聞將軍受困。特來解

之。遂合兵一處。前赴白水關。又一軍到。乃右將軍廖化。亦言黃皓之事。同合兵一處。化曰。今四面受敵。糧道不通。不如退守劔關。再作良圖。維持疑未決。忽報鍾會鄧艾分兵十餘路殺來。維欲與翼化分兵迎之。化曰。白水地狹路多。非爭戰之所。不如且退去救劔關。可也。若劔關一失。是絕路也。維從之。遂引兵來投劔關。關前一棒鼓響。喊聲起處。旌旗遍豎。大兵突出。隊伍整齊。器械鮮明。人強馬壯。未

知何處之兵。下回便見分曉。

鑿山嶺鄧艾襲川

却說輔國大將董厥。聽知魏兵十餘路入境。慌引二萬兵守住劔關。只見塵頭向關前而來。疑是魏兵。將次到時。一棒號鼓響罷。暗伏兵盡出。把住關口。董厥自臨軍前視之。乃姜維。廖化。張翼也。厥大喜。接入關上。禮畢。哭訴後主黃皓之事。維曰。公勿憂慮。若有維在。必不容魏來吞蜀也。且守劔關。養成銳氣。併力

一戰。敵人可退矣。厥曰。此關雖然可守。爭奈成都無人。倘彼一襲。成都瓦解矣。維曰。成都山危峻險。非易取之地。不必憂耳。正言間。忽報諸葛緒領兵殺至關下。維大怒。急引五千精兵殺下關來。直撞入魏陣中。左衝右突。殺的諸葛緒大敗而走。退數十里下寨。魏軍死者無數。蜀兵搶了許多馬匹器械。維收兵回關。却說鍾會離劔關二十里下寨。諸葛緒自来伏罪。會怒曰。吾今汝守把陰平橋頭。以斷

姜維歸路如何失也。今又不待吾令。擅自進兵。以致此敗。有何理說乎。緒曰。姜維詭計多端。詐取雍州。緒恐雍州有失。引兵去救。走脫此人。因此趕至關下。又中其計矣。會大怒。叱令斬之。監軍衛瓘曰。緒雖有罪。乃鄧征西所督之人。不爭將軍殺之。恐傷和氣。會曰。吾奉天子明詔。晉公鈞命。特來伐蜀。便是鄧艾有罪。亦當斬之。衆皆力告。乃將諸葛緒用檻車載赴洛陽。任晉公斷之。隨將緒所領之兵收。

在部下調遣人報與鄧艾。艾大怒曰。吾與汝
官品一般。吾尚久征邊疆。於國多勞。汝安敢
妄自尊大耶。子鄧忠諫曰。聖人云。小不忍則
亂大謀。父親建功至此。一旦不自和睦。必悞
國家大事矣。艾曰。吾兒之言是也。鍾鄧二人
自此結冤於是鄧艾雖然忍之。心中尚怒。乃引數十騎
來見鍾會。會聽知。乃問左右。艾引多少軍來。
左右荅曰。只有十餘騎。會自此
疑艾會令帳上帳
下列武士數百人。艾下馬。會遠接入帳禮畢。

艾見帳下兵士各不敢妄動。甚有威儀。艾心中不安。乃以言挑之曰。將軍得了漢中。乃朝廷之大幸也。蜀人膽碎矣。可定策早取劍關。會曰。請將軍明見若何。艾再三推稱無能。會堅執求問。艾荅曰。以愚意可引一軍從陰平取小路出漢中。得陽亭。却襲劍關。關西一百里。用奇兵衝之。遂取成都。姜維必徹兵往救。將軍乘虛就取劍關。長驅大進。全功必獲矣。會大喜曰。既將軍如此高明。可引兵去。吾在

此專候捷音。二人設席相別。會入帳與諸將曰。多人只道鄧艾有能。今日觀之。乃庸才耳。衆皆聞言。遂問其故。會曰。陰平小路。皆高山峻嶺。安能進兵也。若蜀將但以百餘人守其險要。斷其歸路。此輩皆餓死矣。吾只以正道而行。何愁蜀地不能破乎。遂置雲梯砲架。只打劍關。却說鄧艾出轅門上馬。回顧從者曰。鍾會待吾若何。從者曰。將軍與鍾會一般官爵。將軍又是先輩。何相輕耳。艾笑曰。彼倚功

恃強也。回到本寨。師纂鄧忠一般將士接問曰。今日與鍾鎮西有何高論。艾曰。吾以實心告之。彼以庸才視也。彼今得漢中。以為莫大之功。若非吾在沓中。絆住姜維。彼安能成功耶。吾今取了成都。勝取漢中矣。當夜下令。盡拔寨望陰平小路進發。離劍關數百里下寨。有人報與鍾會。說鄧艾要去取成都。會笑艾不智。却說鄧艾修書遣使馳報司馬昭。定要取成都。以立大功。其書曰。

切見蜀寇失其漢中。還守劍閣。宜遂乘之。
今遣精兵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趨
涪。出劍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
衝其心腹。劍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
而進。若劍閣之兵不還。則應涪城之兵寡
矣。軍志有之曰。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今掩
其空虛。破之必矣。謹此上聞。伏希照察。
鄧艾發了密書。乃聚諸將曰。吾今乘虛去取
成都。與汝等立功名於萬世。汝等肯從乎。諸

將應曰。願遵鈞令。萬死不辭。艾先令子鄧忠引五千精兵。不穿衣甲。各執斧鑿器具。凡遇峻危之處。鑿山開路。搭造橋閣。以便軍行。艾選軍三萬。各帶乾糧繩索。進發。約行百餘里。選下三千兵。就彼割寨。又行百餘里。又選三千兵下寨。是年十月。自陰平進兵。至於顛崖峻谷之中。凡二十餘日。行七百餘里。皆是無人之地。雖有數小人家。已逃竄而去。魏兵沿途下了數十寨。只剩下二千人馬。前至一嶺。

名摩天嶺。馬不堪行。艾步行上嶺。正見鄧忠與開路壯士。盡皆哭泣。艾問其故。忠告曰。此嶺西皆是峻壁顛崖。不能開也。虛費前勞。因此哭泣。艾曰。吾軍行了七百餘里。選退二萬八千。只有二千到此。今幸過此。便是江油矣。江地名油雖死何慮哉。乃喚諸軍曰。汝等非是吾軍也。乃吾弟兄耳。若得成功。富貴共之。衆皆應曰。願從將軍之命。艾令先將軍器攬將下去。艾取氊衫自裹其身。先滾下去。手將有氊

衫者裹身滾下。無羶衫者。各用繩索束腰。攀木掛樹。魚貫而下。鄧艾。鄧忠。并二千軍。及開山壯士。皆度了。摩天嶺。方纔整頓衣甲器械而行。忽見道傍有一石碣。上刻丞相諸葛武侯親題。其文云。二火初興。有人越此。二士爭衡。不久自死。二火初興者。乃蜀炎興元年也。有人越此者。已知鄧艾自此過也。二士爭衡。不久自死。二士爭衡者。艾字士載。會字士觀。訖大季。不久自死者。艾會果死於蜀矣。艾觀訖。大驚慌忙。再拜其碣。曰。武侯真神人也。艾不能以師事之。痛哉惜哉。遂遣人立武侯廟於山。

下。後人有詩曰

當年鄧艾襲西川。曾把陰平石徑穿。越嶺
雄兵齊貫索。臨巖大將自披氊。五丁破路
應難及。三國論功合讓先。漢祚將終須換
主。直饒山向上摩天。

又詩曰

陰平峻嶺與天齊。猿鶴飛騰尚怯危。鄧艾
裹氊從此下。分明諸葛已先知。

却說鄧艾暗度陰平。引兵行時。又見一箇大

空寨。左右告曰。近聞武侯在日。曾撥一千兵。守此險隘。後主廢之。艾深感不已。乃與衆人曰。我等有來路。而無歸路矣。前江油城中。糧食足備。汝等前進則活。後退即死。須當併力攻。衆皆應曰。願死戰而已。於是鄧艾步行。引二千餘人。星夜倍道。來搶江油城。未知畢竟如何。

諸葛瞻大戰鄧艾

蜀炎興元年。冬十一月。鄧艾深入陰平。山谷

七百餘里。遂取江油。却說江油守將馬邈。聽知東川已失。雖然準備。只是隄防大路。又仗着姜維全師守住劔關。遂將軍情不以為重。當日操練人馬回家。與妻李氏擁爐飲酒。其妻問曰。累聞邊情甚急。將軍全無憂色。何也。邈曰。大事自有姜伯約掌握。干我何事。其妻又曰。雖然如此。將軍所守城池。不為不重。邈曰。天子聽信黃皓之言。溺於酒色。吾料禍不遠矣。魏兵若到。降之為上。何必慮耶。其妻大

怒唾邈面曰。汝為男子。先懷不忠之心。國家
虛養汝多時。吾今亦無面目共汝為夫婦。馬
邈羞慚無語。忽人報曰。魏將鄧艾不知從何
而來。引二千餘人。一擁而入城矣。邈大驚。慌
出降艾。拜伏於公堂之下。乃泣告曰。有心歸
降日久。今幸得見。乞將軍恕罪。願招城中居
民本部人馬。并皆降之。艾遂收江油軍民於
部下。調遣乃加馬邈為鄉導官。忽報邈夫人
自縊身死。艾問其故。邈以實告之。艾感其賢。

令厚禮塋畢。親往祭之。魏人聞知。無不嗟嘆。
後人有詩歎曰

後主昏迷漢祚顛。天差鄧艾取西川。可憐
巴蜀多名將。不及江油李氏賢。

鄧艾取了江油。遂接陰平小路諸軍。皆到江
油取齊。遂來克涪城。此時城內官吏軍民疑
是天降。盡皆降之。蜀人飛報入成都。後主聞
知。召黃皓問之。皓奏曰。此詐傳耳。神人必不
肯悞陛下。後主又宣師婆問時。不知何處去

了。遠近告急表文。一似雪片。往來使者。連絡不絕。後主設朝計議。多官面面相覷。並無一言。卻正出班奏曰。事已急矣。陛下可宣武侯之子計議。原來武侯之子諸葛瞻。字思遠。自多聰明。配後主女。為駙馬都尉。後襲父武鄉侯之爵。景耀四年。廷行軍護衛將軍。時為黃皓用事。故託病不出。於是後主聞卻正之言。乃與多官曰。非令光之薦。則寡人忘矣。即時連發三詔。召瞻至殿下。後主泣訴曰。鄧艾兵

已克涪城。成都危矣。卿看先帝之面。救寡人之命。瞻亦泣奏曰。臣父子蒙先帝厚恩。陛下殊遇。肝膽塗地。不能補報。願陛下盡發成都之兵。與臣領去。決一死戰。後主稍安。即撥成都見在兵七萬與瞻。瞻留一萬兵守成都。辭了後主。整頓軍馬。尚書令黃崇黃權之子言曰。將軍休待兵足。可宜速去。若稍遲慢。倘魏兵一度綿竹。平坦之地。難以迎敵。若不先去涪城。據住險要。極難退矣。瞻叱之曰。吾受先人遺

書。豈不知用兵之道。汝勿多言。崇出而嘆曰。國家顛危。此人亦難保矣。瞻齊備了人馬。乃喚諸將曰。誰敢為先鋒耶。言未訖。一少年將出曰。父親既掌大權。兒願為先鋒。衆視之。乃瞻長子諸葛尚也。尚時年一十九歲。博覽兵書。多習武藝。瞻大喜。遂命尚為先鋒。是日大軍離了城。來迎魏兵。却說鄧艾求馬邈地里圖邈呈上。艾視之。涪城至成都三百六十里。山川道路。濶狹險峻。一一寫畫分明。艾看畢。

大驚曰。若只守涪城。倘被蜀人據住前山。何能成功耶。如廷延日久。姜維兵到。吾與鍾會墊背矣。速喚師纂。并子鄧忠曰。汝等可引一軍。星夜迳去綿竹。以拒蜀兵。吾隨後便至。切不可怠慢。若縱他先據了險要。決斬汝首。師鄧二人引兵將至綿竹。早遇蜀兵。兩軍各布成陣。師鄧二人勒馬於門旗下。只見蜀兵列成八陣。三鑿鼓罷。門旗兩分。數十員將簇擁一輛四輪車。車上端坐一人。綸巾羽扇。鶴氅。

方裾。前一小將。挺鎗縱馬而出。車傍展開一面黃旗。上書漢丞相諸葛武侯。諍的師鄧二人。汗流徧身。回領手將曰。原來孔明尚在。我等休矣。急勒兵回時。蜀兵掩殺將來。魏兵大敗而走。蜀兵掩殺到二十餘里。遇見鄧艾。援兵接應。兩家各收兵退。艾升帳而坐。喚師纂。鄧忠責之曰。汝二人不戰而退。何也。忠曰。但見蜀陣中諸葛孔明領兵。因此怯然而還。以致大敗。艾怒曰。縱使孔明更生。安可退也。汝

等見假僞者就退。以致敗亡。當速斬之。衆皆苦勸。艾方息怒。令人哨探。回說乃孔明之子諸葛瞻為大將。瞻之子諸葛尚為先鋒。艾大喜曰。無名下將。便可破之。師纂曰。未知虛實。不可速行。艾怒曰。存亡之分。只此一舉。有何疑慮耶。汝二人再不取勝。決然斬之。師鄧二人。又引一萬兵來戰。諸葛尚匹馬單鎗。抖搜精神。戰退二人。諸葛瞻指揮兩掖兵衝出。直撞入魏陣中。左衝右突。往來殺有數十番。魏

兵大敗。死者不計其數。師纂鄧忠中傷而逃。瞻驅士馬隨後掩殺二十餘里。劄營相拒。師纂鄧忠回見鄧艾。艾見二人傷重。未曾怪責。艾與衆將商議曰。蜀有諸葛瞻。善繼父業。兩番殺吾萬餘人馬。今若不速破。後必為禍也。監軍丘本曰。何不作一書以誘之。艾從其言。遂作書一封。遣使送入蜀寨。守門將引至帳下。呈上其書。瞻拆封視之。書曰。

征西將軍鄧艾致書行軍護衛將軍諸葛

思遠麾下。切觀近代賢才。未得如公之尊
父也。昔自出茅廬。一言已分三國。掃平荆
益。遂成王霸。古今鮮有及者。後六出祁山。
非其智力不足。乃天數耳。今後主昏弱。王
道已終。艾奉天子之命。重兵伐蜀。已皆得
其地矣。止有成都。危在旦夕。公何不應天
順人。仗義來歸。表公為瑯琊王。以光耀祖
宗。決不虛言。幸垂照鑒。

諸葛瞻看畢。疑之未決。其子諸葛尚在側問。

曰。父親有意降魏乎。瞻叱之曰。吾爲何而降耶。尚曰。兒見父親有三顧之意。容魏使入寨與之相見。一也。得其書而審來意。二也。見封瑯琊王而不怒。三也。瞻扯碎其書曰。吾不及吾子也。叱武士立斬其使。令從者持首回營。見了鄧艾。艾大怒。即欲出戰。丘本諫曰。將軍不可輕出。可用奇兵。方能勝也。艾從之。遂令天水太守王頌。隴西太守牽弘。伏兩軍於後。艾自引兵而來。此時諸葛瞻正欲出戰。忽報

鄧艾自引兵到。瞻大怒。即引兵出。迺殺入魏陣中。鄧艾敗走。瞻陣後掩殺將來。忽兩下伏兵殺出。蜀兵大敗。退入縣竹。城今雒艾令圍之。於是魏兵一聲喊罷。將縣竹圍的鐵桶相似。諸葛瞻在城中。無計可施。尚書張遵張飛之孫言曰。將軍何不發使於東吳求救耶。瞻遂令彭和齎書殺出。往東吳求救去了。瞻與衆將曰。久守非良圖。遂留子諸葛尚。與張遵守城。瞻自披掛上馬。引三軍大開三門殺出。鄧艾見

兵出。便徹軍退。瞻奮力追殺。忽然一聲砲響。四面兵合。把瞻困在垓心。瞻引兵左衝右突。殺死數百人。艾令衆軍放箭射之。蜀兵四散。瞻中箭落馬而死。其子諸葛尚在城上。見父死於軍中。勃然大怒。急披掛上馬。張遵諫曰。小將軍勿得輕出。尚嘆曰。吾父子荷國重恩。只因不早斬黃皓。使敗國殄民。用生何為耶。遂策馬殺出。死於陣上。後人有詩讚瞻父子。詩曰。

蒼天有意絕炎劉。漢室江山至此休。諸葛
子孫皆效死。成都卿相盡添愁。智謀雖不
扶危主。忠義真堪繼武侯。古往今來多少
淚。行人哀怨哭墳丘。

瞻亡年三十七歲尚
亡年一十九歲

鄧艾憐其忠。父子合塋。乘虛攻打縣竹。張遵。

黃崇。李球。

球乃李恢弟之子

三人各引一軍殺出。蜀。

兵寡。魏兵重。三人死戰不脫。力窮勢孤而亡。

艾因此得了縣竹。勞軍已畢。遂來取成都。未
知如何。

蜀後主輿觀出降

却說彭和至東吳。見吳主孫休。呈上諸葛瞻求救之書。休即與丞相濮陽興計議。興奏曰。吳蜀既已同盟。合往救之。休命大將軍丁奉督兵回壽春。又命孫異引兵會合丁奉。俱向沔中救應。兵已發。彭和方回。却說後主在成都。聽知鄧艾取了棘竹。諸葛瞻父子已亡。急召文武商議。近臣奏曰。城外百姓扶老携幼。哭聲大震。各逃生性。後主大驚。忽哨馬報到。

說魏兵將近城下。多官議曰。軍微將寡。難以迎敵。不如早棄成都。奔南中。七郡險峻。可以自守。就借蠻兵。再來克復。未遲。後主便欲南奔。光祿大夫譙周諫曰。不可。南蠻久反之人。平昔無惠。今若投之。必遭大禍。文武又奏曰。蜀吳既已同盟。今事急矣。可以投之。周又諫曰。自古以來。無寄他國為天子者。臣料魏能吞吳。吳不能吞魏。若稱臣於吳。則辱一也。若吳被魏所吞。陛下再稱臣於魏。是兩番之辱。

矣。今吳未賓。勢不得不受。禮不得不屈。若陛下降魏。魏不裂土封之。臣請詣京師以爭之。乃上疏曰。

光祿大夫臣譙周。切惟陛下以北兵深入。有欲適南之計。臣愚以為不安。何者。南方遠夷之地。平常無供。為猶數反叛。自丞相亮以兵威逼之。窮乃幸從。後供官賦。取以給兵。以為愁怨。此患國之人也。今以窮迫。欲往依恃。恐必復反。一也。北兵之來。非但

取蜀而已。若奔南方，必因人勢衰，及時赴追二也。若到南方，外當拒敵，內供服御費，用張廣，他無所取，耗損諸夷必甚，甚必速叛三也。昔王郎以邯鄲僭號，時世祖在信都，畏偏於郎，欲棄還關中。邳彤諫曰：「明公西還，則邯鄲城民不肯損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亡叛可必也。」世祖從之，遂破邯鄲。今北兵至，陛下南行，誠恐邳彤之言復信於今四也。願陛下早為之圖，可獲爵。

土若遂適南。勢窮乃服。其禍必深。易云。亢之為言。知得而不知喪。知存而不知亡。知得失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言聖人知命。而不苟必也。故堯舜以子不善。知天有授。而求授人。子雖不肖。禍尚未萌。而遂授與人。况禍已至乎。故微子以殷王之昆。面縛銜璧而歸武王。豈所樂哉。不得已也。

後主從譙周之諫。欲出降時。忽御屏風。後轉。

出一人。厲聲而罵曰。偷生腐儒。豈可妄議大
事。自古安有降天子哉。當斬此賊。臣請出戰。
後主視之。乃第五子。北地王劉諶也。後主生
七子。長子劉禪。次子劉瑤。三子劉琮。四子劉
瓚。五子即北地王劉諶。六子劉恂。七子劉璿。
七子。惟諶自多聰明。英氣過人。餘皆柔善。後
主與諶曰。今大臣皆議可降。汝獨仗血氣之
勇。欲令滿城流血耶。諶曰。昔先帝在白帝。周
未嘗干預政事。今妄議大事。輒敢亂言。甚非

理也。臣切料成都之兵尚有數萬。姜維全師皆在劍閣。若知魏兵犯關。必來救應。內外夾攻。可獲大功。豈可聽腐儒之言。輕廢先帝之基業乎。後主叱之曰。汝小兒。豈識天時也。諸臣叩哭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必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柰何降乎。後主不聽。令近臣拖下殿堦。謠踊躍大哭曰。吾祖公公。非容易創立基業。今一旦棄之。吾寧死不辱也。後主令推出宮門。遂令譙

周作降書遣私署侍中張紹駙馬都尉鄧良

同周齋王璽來雒城

即洛城

請降時鄧艾每日

令數百鎧騎來成都哨探見立了降旗艾大喜不時張紹等至艾令人迎入三人拜伏於堦下呈上降款王璽艾拆降款看之款曰

降臣劉禪謹致書於征西將軍麾下切聞杯勺之水終歸江湖燕雀之徒必棲梁棟念禪等限分江漢遇值涂遠皆緣蜀土斗絕一隅干運犯冒漸染歷載遂與京畿攸

隔萬里。每惟黃初中。文皇帝命虎牙將軍
鮮于輔。宣溫密之詔。申三好之恩。開示門
戶。大義炳然。而否德暗弱。竊貪遺緒。俛仰
累紀。未率大教。天威既震。人鬼歸能之數。
怖駭王師。神武所次。敢不革面順以從命。
輒勅羣帥。投戈釋甲。官府帑藏。一無所毀。
百姓布野。餘糧棲畝。以俟后来之惠。全元
元之命。伏惟大魏布德施化。宰輔伊周。含
覆藏疾。謹遣私署侍中張紹光祿大夫譙

周駙馬都尉鄧良奉齋璽綬請命告誡敬
輸忠款存亡勅賜惟所裁之輿櫬在近不
復縷陳乞將軍鈞察

鄧艾看畢大喜受下玉璽重待張紹等艾作
書與三人齋回成都以安人心三人拜辭鄧
艾迺還成都入見後主呈上回書細言相待
之事後主拆封視之書曰

鄧艾切謂三綱失道羣英並起龍戰虎爭
終歸其主此蓋天命去就之道也自古聖

帝爰逮漢魏受命而王者莫不在乎中土。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以興洪業。其不由此。未有不顛覆者也。隗囂憑隴亡。公孫述據蜀而滅。此皆前世覆車之鑒也。聖上明哲。宰相忠賢。將比隆黃軒。侔功徃代。銜命來征。恩聞嘉響。果煩來使。告以德音。此非人事。豈天啓哉。昔微子歸周。實為上賓。君子豹變。義存大易。來辭謙冲。以禮輿櫬。皆前哲歸命之典也。全國為上。破國次之。

自非通明智達。何以見王者之義乎。相會
在即。先此布文。艾再拜。

後主看畢大喜。即遣太僕蔣顯齎勅。令姜維
早降。遣尚書郎李虎送文簿與艾。共戶二十
八萬。男女九十四萬。帶甲將士十萬二千。官
吏四萬。倉糧四十餘萬。金銀二千斤。錦綺絲
絹各二十萬疋。餘物在庫。不及具數。擇十二
月初一日。君臣出降。此時北地王劉譙聞知。
怒氣冲天。乃帶劒入宮。其妻崔夫人問曰。大

王今日顏色異常何也。諶曰。魏兵將近。父王已納降款。明日君臣出降。吾欲先死。以見祖公公。不屈膝於他人也。崔夫人曰。賢哉。賢哉。得其死矣。妾請先死。王死未遲。諶曰。汝何死耶。崔夫人曰。王死事父。妾死事夫。其義皆然。夫死妻亡。何必問焉。言訖。觸柱而死。諶將三子殺之。并割妻頭。提於昭烈廟中。伏地而哭曰。臣之肝膽。祖父盡知。羞見基業。棄與他人。故先殺妻子。以絕罣念。後將一命報祖。祖如

有靈。知孫之心。大哭一場。眼中流血。自刎而死。蜀人聞知。無不哀痛。後史官有詩讚曰。
君臣甘屈膝。何特少忠良。可惜西川土。堪
嗟北地王。哭聲聞四遠。血淚灑千行。妻子
先誅絕。來朝漢已亡。

蕭常論曰。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故曰君
為社稷死。為社稷亡。言不可棄社稷。苟生
獨存也。余觀譙周之議。竊悲夫漢之所以
亡。而周之罪有不容誅者矣。彼曹氏乃國

賊。而吾不共戴天之讐也。豈有身為萬乘之主。自屈於寇讐。効匹夫賊人之見。忍恥以求活哉。方是時。諸將擁兵在外。尚不下數萬。不浹日。可檄召而至。有如不捷。移蹕南幸。以待四方勤王之師。魏兵遠來。勢不久留。吾躡其後。或能取償焉。昔高帝幾落項藉手者屢矣。而卒能斃藉者。不以亟敗自沮也。且鍾鄧之善用兵。孰與項藉。繇竹之敗。孰與成臯之跳。諸葛瞻之死。又孰與

太公呂后之為楚虜。况斯民戴漢之心未已。姜維之詣。會將士憤怒。至拔劍斫石。勢雖敗。而人猶思奮。何獨徇一妄書生之言。效匹夫賊人之見。而遽為國家亡滅之舉。彼周也。平日議論。已不右漢。事出倉卒。固宜若此。此孔子所謂一言而喪邦也。歟。使是時復有一男子若北地王。謀者出。力爭於朝。指畫利害。斬周以累鼓。君臣一心。帥勵將士。背城一戰。尚庶幾不亡。悲夫。

後主聽知北地王自刎。乃令人塋之。次日。魏兵大至。後主率太子諸王及羣臣六十餘人。

面縛輿櫬出北門十里而降。

與喪車也。櫬棺具也。其意待誅。

不望生耳。鄧艾扶起後主。親解其縛。焚其輿櫬。並

車入城。於是成都之人皆以香花而迎艾。拜

後主為驃騎將軍。太子為奉車都尉。諸王皆

為駙馬都尉。文武各隨高下拜官。請後主還

官。出榜安民。交割倉庫。又令太常張峻益州

別駕張紹招安各郡軍民。又令人說姜維歸

降。艾聞黃皓姦險。欲捉來斬之。皓用金寶賂其左右。因此得免。是日漢亡。後史官有詩嘆先主創業。後主廢業。詩曰

憶昔樓桑起義兵。縱橫萬里誓中興。南陽聘得忠臣出。西蜀方能霸業成。列曜煌煌沉渭水。雄師暗暗度陰平。君臣自縛同輿櫬。今古令人憶孔明。

又史官有詩嘆後主曰

祈哀請命拜征塵。蓋為當時寵亂臣。五十

四州王霸業。等閑拋棄屬他人。

評曰。後主任賢相。則為循理之君。惑閹豎。則為昏闇之后。素絲無常。惟所染之。禮國君繼體。踰年改元。而章武之三年。則革稱建興。考之古義。體禮為違。又國不置史。記注無官。是以行事多遺。災異靡書。諸葛亮雖達於為政。凡此之類。猶有未周。然經載十二。而年名不易。軍旅屢興。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自亮歿後。茲制漸虧。優劣者矣。

鄧艾取了成都遣人入洛陽報捷去了。却說太僕蔣顯到劍閣入見姜維。傳後主勅命言歸降之事。維大驚失語。帳下衆將聽知一齊怒怨。咬牙怒目。鬚髮倒豎。拔刀砍石大呼曰。吾等死戰。何故先降耶。號哭之聲聞數十里。維見人心歸漢。乃以善言撫之曰。衆將勿憂。吾有一計可復漢室也。衆皆求問。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鄧艾鍾會大爭功

却說姜維與諸將附耳低言說了計策。此是姜維

詐降於中取事也

維請蔣顯問其消息。顯曰：鄧艾坐

據成都。今主上降勅。使各軍倒戈卸甲。盡已

歸附。維大喜。即於劔關遍豎降旗。先令人報

入鍾會寨中。說姜維引張翼、廖化、董厥等來

降。會大喜。令人迎接。維入帳。會曰：伯約來何

遲也。維正色流涕曰：國家全軍在吾。今日至

此。猶為速也。會甚奇之。下座相拜。待為上賓。

會頷左右曰：據伯約之才。真乃中州之名士。

公休太初等皆不可及也。維說會曰。聞將軍自淮南以來。算無遺策。司馬氏之盛。皆將軍之力。維甘心事之。如鄧士載。決以死戰。安肯降耶。會遂折箭為誓。與維結為兄弟。情愛甚密。此時鍾會中了姜維之計。不受維印。仍令照舊領兵。維甚暗喜。遂令蔣顯回成都去了。却說鄧艾。封師纂為益州刺史。牽弘。王頎等。各領州郡。又於緜竹築臺。以彰戰功。大會蜀中諸官飲宴。艾酒半酣。乃指衆官曰。汝等幸

遇我有今日耳。如遭吳漢之徒。皆殄滅矣。多官起身拜謝。艾又曰。姜維只是一時之雄兒也。勉強與吾相持。故致此窮耳。衆皆稱頌鄧艾之德。艾甚喜之。忽蔣顯至。說姜維自降鍾鎮西。艾因此痛恨鍾會。遂修書令人齎赴洛陽。晉公司馬昭得書。拆封視之。書曰。

臣艾切謂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吳人震恐。此席捲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兵不可便用。宜徐緩。

之留隴右兵二萬。蜀兵二萬。煮鹽興冶。為軍農要用。並造舟船。預順流之事。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必歸化。可不征而定也。今宜厚待劉禪。以致孫休安士民。以來遠人。若便送禪於京都。吳以為流徙。則於向化之心不勸。宜權停留。須來年秋冬。比爾吳亦足平。以今可封禪為扶風王。錫其貲財。供其左右。郡有董卓塢為之宮室。爵其子為公卿。食郡內縣。以顯歸命之寵。開廣陵。

城陽以待吳人。吳人則畏威懷德。望風而從矣。愚見以聞。

司馬昭覽畢。深疑鄧艾有自專之心。乃先降詔封艾。詔曰。

艾。耀威奮武。深入虜庭。斬將搴旗。梟其鯨鯢。使僭號之王。稽首繫頸。歷世逋誅。一朝而平。兵不踰時。戰不終日。雲徹席捲。蕩定巴蜀。雖白起破強楚。韓信克勁趙。吳漢擒子陽。亞父滅七國。計功論美。不足比勲也。

茲以艾為太尉。增邑二萬戶。封二子為亭侯。各食邑千戶。日下施行。欽此。

鄧艾受詔已畢。監軍衛瓘取出司馬昭手書。與艾曰。瓘日昨觀此書中之事。須當報奏。不可輒行。艾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吾計行矣。如何阻當。遂又作書。就令來使齎赴洛陽。此時洛陽小兒。謠說鄧艾欲反。朝中亦言艾有不遵晉公之命。不受天子之詔。不久反矣。司馬昭愈加疑忌。此是姜維流言忽使命回。呈上

鄧艾之書。昭拆封視之。書曰。

艾。銜命征行。奉指授之策。元惡既服。至於承制拜假。以安初附。謂合權宜。今蜀舉衆歸命。地盡南海。東接吳會。宜早鎮定。若待國命。往復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今吳未賓。勢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事機。兵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嫌。以損於國也。先此申狀。見可施。

行謹書

司馬昭看畢大驚忙與心腹人計議曰。鄧艾倚仗功勞。妄自尊大。任意行事。反在即目矣。如之奈何。賈充曰。主公何不封鍾會以制之。昭大喜。遂遣使齎詔。封會為司徒。就令衛瓘監督兩路軍馬。鍾會接了密詔。拜伏讀之。其詔文曰。

會所向摧弊。前無強敵。緘制衆城。網羅逆逸。蜀之豪帥。面縛歸命。謀無遺策。舉無廢

功。凡所降誅。動以萬計。全勝獨克。有征無戰。拓平西夏。方隅清晏。茲以會為司徒。進封縣侯。增邑萬戶。封子二人亭侯。邑各千戶。施行。欽此。

鍾會受封畢。設席相待使命。回訖。會請姜維計議曰。鄧艾功在吾之上。又封太尉之職。吾深恨之。今司馬晉公疑艾必反。故令衛瓘為監軍。詔吾制之。伯約有何高見。維曰。愚聞鄧艾出身微賤。幼與農家養犢。長甚貧窘。非名

門世祿之子也。不識大體。今僥倖自陰平斜徑。攀木懸崖。魚貫而下。方能成功。非出良謀。皆賴國家洪福耳。若非將軍與維相拒於劒關。艾安能成功耶。今欲封後主為扶風王。乃大結蜀人之心。其反情不言而可見矣。晉公疑之。是也。會深喜之。維暗喜曰。漢室興矣。維又曰。請退左右。維有一事密告。會令左右盡退。維袖中取一圖與會。曰。昔日武侯出茅廬時。以獻先帝。曰。益州之地。沃野千里。民殷國

富可為霸業。先帝因此遂創成都矣。今鄧艾至此。安得不狂哉。會大喜。指問山川形勢。維一一言之。會稱謝曰。當以何策除之。維曰。乘晉公疑忌之際。當急上表。言艾反狀。晉公必令將軍討之。一舉而可擒矣。會即遣人齎表進赴洛陽。言鄧艾專權恣意行事。結好蜀人。早晚必反矣。朝中文武皆驚。會又令人於中途截了鄧艾表文。按艾筆法。改寫傲慢之意。十分悖逆之辭。

原來鍾會善寫諸家字樣。因此改之。却說司馬

昭見了鄧艾表章大怒。自欲入川討艾。當晚昭回家。其妻王氏聞知。諫曰。會見利忘義。好生事端。寵過必亂。不可深信。昭笑曰。吾豈不知耶。次日先遣人到會軍前。令會收艾。又遣賈充引三萬兵入斜谷。昭乃請魏主曹奐。駕幸西川收艾。西曹掾邵悌諫曰。鍾會之兵多艾六倍。當今會收艾足矣。何必明公自行耶。昭笑曰。汝忘了舊日之言也。汝曾道會後必反。吾今此行。非為艾。實為會耳。悌笑曰。悌已

知之故相問也。此言切不可洩漏。昭曰。吾自以信義待人。人必不負吾也。此是司馬遂提大兵起程。於是賈充亦疑會來告司馬。昭曰。如遣汝亦疑汝耶。吾到長安自有明白。此時衆官皆稱贊昭有海量。早有細作報知鍾會。說昭已至長安。會慌。請姜維求問收鄧艾之計。未知姜維以何策破艾。下回便見。

姜維一計害三賢

却說姜維與鍾會曰。可先令監軍衛瓘收艾。

艾若殺瓘。反情實矣。將軍却起兵討之。此正道也。會大喜。遂令衛瓘引數十人入成都收鄧艾。瓘手下人止之曰。此是鍾司徒令鄧征西殺將軍。以正反情耳。切不可行。瓘曰。吾自有計。遂發檄文二三十道。其檄云。奉詔收艾。其餘各無所問。若早來歸。爵賞如先。敢有不
出者。夷其三族。隨備檻車兩乘。星夜望成都而來。比及雞鳴。得見檄文者。皆拜於衛瓘馬下。此時鄧艾在府中未起。瓘引數十人突入。

大呼曰。奉詔收艾父子。艾大驚。滾下床來。瑾縛於車上。其子鄧忠出問曰。為何言未畢。亦被捉下。縛於車上。艾手下將一齊趕來。搶時。瑾叱之曰。詔書在此。妄動者夷三族。鍾司徒大兵便到也。衆望見塵頭起處。哨馬早到。各棄兵器而走。鍾會兵至。會大責曰。養犢小兒。何敢如此。以馬鞭撻其首。姜維亦罵曰。匹夫。何不立功名於萬世耶。艾亦大罵之。會令送赴洛陽。會入成都。盡得鄧艾軍馬。威聲大震。

乃與姜維曰。吾今日方赴平生之願矣。維曰。明公自淮南以來。算無遺策。司馬氏之盛。皆公之力。今復定蜀。威德振世。民高其功。主畏其謀。欲以保全得乎。夫韓信不背漢於擾攘。以見疑於既平。大夫種不從范蠡於五湖。卒伏劍而妄殛徙。豈闇主愚臣哉。利害之使然也。今君大功既立。大德已著。何不法陶朱公。泛舟絕迹。登峩嵎之嶺。而從赤松子之遊乎。會笑曰。君言遠矣。吾年方四旬。正欲立功名。

於萬世耀祖宗於地下。豈可效陶朱公也。維

曰。其他明公智力所能。無煩於老夫矣。此乃姜維

說鍾會反處會撫掌大咲曰。伯約知吾心耶。二人

自此日每商議用兵之策。維密與後主書曰。

望陛下忍數日之辱。欲使社稷危而復安。日

月幽而復明。再興漢室矣。鍾會正與姜維謀

反。忽報晉公司馬昭大兵屯於長安。先有書

到。會接書。其書之意云。吾恐司徒收艾不下。

自屯兵於長安。相見在近。以此先報。會大驚。

曰。吾兵多艾數倍。晉公知吾獨能辦之。今自引兵來。是疑忌也。遂與姜維計議。維曰。君疑臣必死。豈不見鄧艾乎。會曰。吾意決矣。事成則得天下。不成則退西蜀。亦不失作劉備也。維曰。近聞郭太后新亡。可作太后有遺詔。教伐司馬昭。以正弑君之罪。據明公之才。可席卷中原也。會曰。伯約當作先鋒。富貴同享之。維曰。願効犬馬微勞。但恐諸將不服耳。會曰。來日上元令節。於故宮大張燈火。請諸將飲。

宴如不從者。盡殺之。維暗喜。次日會維二人。請諸將宴飲。至三更。會執盃大哭。諸將驚問其故。會曰。郭太后臨亡。有遺詔在此。為司馬昭南闕弒君。大逆無道。早晚欲篡大魏天下。命吾討之。汝等各自僉名。共成此事。衆皆大驚。面面相覷。會拔劍出鞘曰。違令者斬。衆將只得從之。畫字已畢。會因諸將於宮中嚴兵守之。維曰。我見諸將不服。不如坑之。會曰。吾已令宮中掘一坑。置棒數千。如不從者打死。

填之時。有心腹將丘建在側。建乃護軍胡烈手下舊人也。烈送建事會。建聽知此事。密告烈曰。鍾司徒掘下大坑。又取白棒數千。但不允興兵者。打死填之。烈大驚。泣告曰。吾兒胡淵領兵在外。安知會懷此心耶。汝可念向日之情。透一消息。雖死無恨。建曰。恩翁勿憂。某敢為之。遂出告會曰。主公軟監諸將。在水食不便。可令一人往來傳遞。會素納丘建之言。遂令丘建監臨。會分付曰。吾以重事託

汝。汝勿泄漏。建曰。主公放心。某自有謹嚴之
法。建暗令胡烈親信人入內。烈以密書付其
人。其人持書。火速到胡淵營內。細言其事。呈
上密書。淵大驚。一時遍示諸營知之。衆將大
怒。急來淵營商議曰。我等雖死。豈肯從反臣
耶。淵曰。十八日中。可驟入內。如此行之。時有
監軍衛瓘。深喜胡淵之謀。即整頓了人馬。令
丘建傳與胡烈。烈報知諸將。却說鍾會。請姜
維曰。吾夜夢大蛇數千條咬吾。因此驚覺。維

曰。夢龍蛇者。皆吉慶之兆也。會大喜。曰。器仗
已備。放諸將若何。維曰。此輩皆有不服之狀。
久必為害。不如乘早戮之。此是姜維先去鍾
會牙爪乘虛取事
會從之。欲給鎧甲與維。來殺魏將。維忽然一
陣心疼。昏倒在地。此是天滅
漢室也左右扶起。忽報
宮外洶洶如失火之狀。會欲令人探時。喊聲
大震。四面八方。無限兵到。維方甦醒。維曰。此
必是諸將作惡。可先斬之人。報兵已入內。會
令閉上殿門。諸將上宮。以反擊之。互相殺死。

數十人。官外四面火起。城上矢石如雨。外兵
砍開殿門殺入。會自掣劍立殺數人。城上亂
箭。將會射倒。先梟其首。維拔劍下殿。往來衝
殺。不幸心疼轉加。維仰天大叫曰。吾計不成。
乃天命也。言畢。自刎而死。時年五十九歲。官
中死者數百人。衛瓘曰。衆軍各歸營所。以待
王命。魏兵互相爭割。維腹其膽大如雞卵。瓘
不能禁止。各軍要報讐。盡將姜維鍾會妻子
殺之。鄧艾部下之人。見鍾會姜維已死。遂連

夜去追刦鄧艾。早有人報知衛瓘。瓘曰：「是我捉艾。今若留他，我無葬身之地矣。」護軍田續曰：「昔鄧艾取江油之時，欲殺續，得衆官告免。今日當報此恨。」瓘大喜，遂遣田續引五百兵趕至緜竹。正遇鄧艾父子，放出檻車，欲還成都。艾只道本部兵到，不作準備，欲待問時，被田續一指，艾父子死於亂軍之中。此乃姜維一計害三賢也。後史官有詩曰：

後主投降，降猷蜀川。天亡安得，計謀全。鄧艾

遭刑鍾會喪。姜維一計害三賢。

又史官因鄧艾蓋世之功。乃有廟贊詩一首曰。

自幼能籌畫。多謀善用兵。凝眸知地理。仰面識天文。馬到山根斷。兵來石徑分。功成自被害。冤遶漢江雲。

又史官有鍾會廟贊詩曰。

漢時良將後。幼作秘書郎。當世誇英俊。時人號子房。壽春多贊畫。蜀郡逞軒昂。不學

陶朱法遊魂返故鄉

又史官有姜維廟贊詩曰

涼州誇上士。天水產奇才。曾得高人授。親傳秘訣來。中原曾九犯。爵位顯三台。隻身扶西蜀。傾危可痛哉。

又史官評鍾會鄧艾曰

王凌風節格尚。毋丘儉才識技幹。諸葛誕嚴毅威重。鍾會精練策數。咸以顯名。致茲榮任。而皆心大志迂。不慮禍難。變如發機。

宗族塗地。豈不譟惑耶。鄧艾矯然強壯。立功立事。然間於防患。咎敗旋至。豈知遠乎。諸葛恪而不能近自見。此蓋古人所謂自論者也。

後裴松之辨姜維曰

盛之譏維。誠為不當。于時鍾會大衆既造。劔閣維與諸將列營守險。會不得進。已議北還。全蜀之功幾乎立矣。但鄧艾詭道傍入。出於其後。諸葛瞻既敗。成都自潰。維若

田軍救內。則會乘其背。當時之勢。焉得兩
濟。而責維不能奮節。縣竹擁衛其主。非其
理也。會欲盡坑魏將。以舉大事。授維重兵。
使其前驅。若令魏將皆死。兵在維手。殺會
復漢。不為難矣。夫功成意外。然後為奇。不
可以事有差牙而抑之。不然。設使田單之
計。邂逅不會。復可謂之愚闇哉。

却說姜維。鍾會。鄧艾。已死。張翼等死於亂軍
之中。師纂破分其屍。太子劉璿。漢壽亭侯關

彘之關孫公皆戰敵。被魏兵所殺。軍民大亂。互相踐踏。死者不計其數。旬日後。賈充先至。出榜安民。方始寧靖。留衛瓘守成都。此時軍民安堵。秋毫無犯。乃遷後主赴洛陽。面君止有尚書令樊建。侍中張紹。光祿大夫譙周。秘書郎郤正。殿中督張通等。數人跟隨。廖化。董厥。皆託病不起。後皆憂死。未知後主遷洛陽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司馬復奪受禪臺

魏景元五年。改為咸熈元年。春三月。吳大將軍丁奉。見蜀已亡。遂收兵還吳。中書丞華覈上表與吳主孫休曰。伏惟吳蜀。乃唇齒也。成都失守。社稷傾覆。臣以草茅。竊懷不寧。陛下聖仁。必垂哀悼。臣料司馬昭。必篡魏吞吳。乞陛下深加防禦。休從其言。遂命陸遜子陸抗。為鎮東大將軍。領益州牧。守川左。將軍孫異。守南徐諸處隘口。以防魏兵。又沿江一帶。屯兵數百營。命大將軍丁奉總之。却說後主劉

禪至洛陽。入內見魏主曹真。拜伏殿下。時司馬昭已自回朝。昭責之曰。汝荒淫無道。廢賢失政。理宜誅戮。幸早歸降。姑赦之。今封汝為安樂公。賜住宅。月給請受。賜絹萬疋。奴婢百人。子劉瑤及羣臣樊建。譙周。郤正等。皆封侯爵。後主謝恩出內。昭因黃皓蠹國害民。令武士押出市曹。凌遲處死。次日。後主親詣司馬昭府下拜謝。昭設宴款待。先以魏樂舞於前。蜀官感傷。獨後主喜之。昭令蜀人扮蜀樂於

前蜀官盡皆墮淚。後主喜咲自若。酒至半酣。昭與諸官曰。人之無情。乃至於此。雖使諸葛亮在。亦不能輔之久全。何況姜維乎。乃問後主曰。頗思蜀否。後主曰。此間樂不思蜀也。須臾後主起身更衣。卻正踉至廟下。曰。主公如何答應不思蜀也。倘再問。可泣淚荅曰。先人墳墓。遠在岷蜀之地。其心西悲。無日不思。晉公必放主公回蜀矣。後主記之。入席。酒將微醉。昭又問曰。頗思蜀否。後主一一言之。欲哭。

無淚。乃閉其目。昭曰。此乃卻正之語耶。後主開目。失驚曰。誠如尊見。昭及左右皆笑之。昭因此大喜。以後主誠實。再不疑也。且說朝中大臣。因昭收川有功。欲立為王。此時魏主曹真。名為天子。實不能主張。皆由司馬氏為之。昭有為王之意。故使大臣以天子為名。遂請封司馬昭為晉王。謚父司馬懿為宣王。兄司馬師為景王。昭妻乃王肅之女。生二子。長曰司馬炎。人物魁偉。立髮垂地。兩手過膝。聰明

英武。膽量過人。次日司馬攸情性溫和。恭儉孝悌。昭甚愛之。因司馬師無子。過房以繼其後。昭常曰。天下者。乃吾兒之天下也。於是司馬昭受封晉主。欲立司馬攸為世子。山濤諫曰。廢長立幼。違禮不祥。賈充。何曾。裴秀。皆是昭心腹之人。盡言曰。長子聰明神武。有超世之才。人望既茂。天表如此。非人臣之相也。昭猶豫未決。太尉王祥。司空荀顗。諫曰。前代立少。多有亂國。王上可宜思之。昭遂立長子司

馬炎為世子。官帶中撫軍。大臣又奏曰。當年
襄武縣。日當卓午。天降一人。身長三丈餘。脚
跡長三尺二寸。白髮蒼髯。着黃單衣。裹黃巾。
拄藜頭杖。自稱曰。吾乃民王也。今來報汝天
下換主。立見太平。如此在市遊行三日。忽然
不見。似此乃王上之瑞也。王上可戴十二旒
冕冠。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銀車。備六
馬。進王妃為王后。立世子為太子。昭心中暗
喜。回到宮中。正欲飲食。忽中風不語。次日病

危。太尉王祥、司徒何曾、司馬荀顗及諸大臣入宮問安。昭不能言。以手指司馬炎而死。時八月辛卯日也。何曾曰：「天下大事皆在晉王。可立太子為晉王。然後祭葬。」是日司馬炎即晉王位。封何曾為晉丞相。司馬望為司徒。石苞為驃騎將軍。陳騫為車騎將軍。謚父為文王。遷葬已畢。炎召賈充、裴秀入宮。問曰：「曹操曾云：『若天命在吾。吾其為周文王乎。』果有此言否？」充曰：「操世受漢祿。恐人議論篡逆之名。」

故出此言。乃明教曹丕為天子也。炎曰。孤父
王。比曹操何如。充曰。文王輔魏。已歷三世。與
操不同也。炎曰。何為不同。充曰。操雖功蓋華
夏。下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也。子丕承繼大
業。差役甚重。東西驅馳。無可寧歲。若宣王。景
王。累建大功。布恩施德。天下歸心矣。後文王
扶危除暴。功蓋萬世。始封王號。故不同操耳。
炎曰。丕尚紹漢統。孤豈不紹魏統耶。賈充。裴
秀。二人再拜而奏曰。王上當法曹丕紹漢故

事。復築禪臺。布告天下。以即正位。何不美哉。
炎大喜。次日。帶劔入內。此時魏主曹奐。連日
不曾朝。心神慌惚。舉止失措。炎直入後宮。奐
慌下御榻而迎之。坐畢。炎問曰。魏之天下。誰
之力也。奐曰。皆晉王父祖之賜耳。炎笑曰。吾
觀陛下。文不能論道。武不足經邦。百無一能。
何不讓才德者主之。奐大驚。口禁不能言。傍
有黃門侍郎張節。大喝曰。晉王之言差矣。昔
日魏武祖皇帝。東蕩西除。南征北討。非容易

得此天下。今天子有德無罪。何故讓與人耶。
炎大怒曰。此社稷乃大漢之社稷也。曹操倚
伏漢相之資。挾天子以令諸侯。自立魏王。篡
逆漢室。吾祖父三世輔魏。得天下者。非曹氏
之能。實司馬氏之功也。四海咸知。吾今日豈
不堪紹魏之天下乎。節又曰。若此。乃篡國之
賊也。炎大怒曰。吾與漢家報本。有何不可。叱
武士。將張節。亂瓜打死於殿下。真泣淚跪告。
炎起身下殿而去。真與賈充。裴秀曰。事將急

矣。如之柰何。充曰。天數盡矣。陛下不可逆之。
當照漢獻帝故事。重脩受禪臺。具大禮。禪位
與晉王。上合天心。下順人情。陛下可保無虞
也。真從之。遂令賈充築受禪臺。以十二月甲
子日。真親捧傳國璽。立於臺上。大會文武。請
晉王司馬炎登臺。授與大禮。真下臺。具公服。
立於班首。炎端坐於臺上。賈充。裴秀。列於左
右。執劍。令曹真再拜伏地聽命。充曰。自漢建
安二十五年。魏受漢禪。已經四十五年矣。今

天祿永終。天命在晉。司馬氏功德彌隆。極天際地。可即皇帝位。以紹魏統。封汝為陳留王。出就金庸城居止。當日起程。非宣詔不許入京。真泣謝而去。太傅司馬孚哭拜於真前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孚乃炎見孚之弟公如此封為平王太宰。孚不受而退。是日文武百官再拜於臺下。山呼萬歲。炎紹魏統。國號大晉。改元為太始元年。大赦天下。置立諫官。此時魏亡。人民安堵。秋毫無犯。後史官有詩。

嘆曰

獻帝稱臣輦路傍。咸熨又見拜君王。金甬城外山河舊。受禪臺前草木黃。魏國規模如漢代。陳留踪跡似山陽。一還一報皆天理。今古令人笑幾場。

評曰。古者以天下為公。惟賢是與。後代世位。立子以適。若適嗣不能。然情繫私愛。撫養嬰孩。傳以大器。付託不專。必參枝族。終於曹爽誅夷。齊王僭位。高貴公才惠夙成。

好問尚詞。蓋亦文帝之風流也。然輕躁忿肆。自陷大禍。陳留王恭已南面。宰輔統政。仰遵前式。揖遜而禪。遂享大國。作賓於晉。比之山陽。班寵加焉。

晉帝司馬炎。追謚祖司馬懿為宣帝。伯父司馬師為景帝。父司馬昭為文帝。立七廟以光祖宗。那七廟。漢征西將軍司馬鈞。鈞生豫章太守司馬量。量生潁川太守司馬雋。雋生京兆尹司馬防。防生宣帝司馬懿。懿生景帝司

馬師。文帝司馬昭。是為七廟也。大事已定。日每設朝。計議伐吳之策。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羊祜病中薦杜預

吳永安七年。吳主孫休暴病不能言而死。羣臣欲立太子孫禪為君。禪音寧左典軍萬彧曰。禪幼不能專政。不若取烏程侯孫皓立之。左將軍孫布亦曰。皓才識明斷。堪為帝王。於是丞相濮陽興入奏。朱太后曰。吾寡婦人。

耳。安知社稷之事。卿等斟酌立之。可也。興遂請皓為君。皓字元宗。大帝孫權太子孫和之子也。當年七月即皇帝位。改元為元興元年。封太子孫資為豫章王。加丁奉左右大司馬。次年改為甘露元年。皓凶暴日盛。酷溺酒色。大小失望。張布諫之。皓斬首。濮陽興亦諫。皓殺之。立陸凱為左右丞相。又改元為寶鼎元年。造昭明宮。大興土木。文武入山伐木。費用無度。又改元建衡元年。三年後又改鳳

鳳元年。丞相萬彧將軍留平。

姓留名平

大司農樓

玄見皓無道。三人苦諫。皆被殺之。前後十餘年。殺忠臣四十餘人。皓出入常帶鐵騎五萬。羣臣恐怖。莫敢奈何。却說晉帝司馬炎。恢弘大度。容納直言。明達善謀。能斷大事。時咸寧二年。冬十月也。征南大將軍羊祜上表請兵伐吳。炎觀表曰。

先帝西平巴蜀。南和吳會。庶幾海內得以休息。而吳復背信。使邊事更興。夫期運雖

天所授其功必因人而成。不一大舉掃滅。則兵役無時得息也。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吳當併亡。自是以來。十有三年矣。夫謀之雖多。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全者。謂勢均力敵耳。若輕重不齊。強弱異勢。雖有險。不可保也。蜀之為國。非不險也。皆云。一夫荷戟。萬夫莫當。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乘勝席捲。迺至成都。漢中諸城。皆鳥棲而不敢出。非無戰心。誠力不以相抗也。及劉禪

請降。諸營堡索然俱散。今江淮之間雖險。不如劔閣。孫皓之暴。過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力。盛於往時。不於此際。平壹四海。而更阻兵相守。使天下困於征戍。經歷盛衰。不可長久也。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並下。荊州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楊。青。兗。並會秣陵。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

蕩。雖有智者。不能為吳謀矣。吳緣江為國。東西數千里。所敵者大。無有寧息。孫皓恣情任意。與下多忌。將疑於朝。士困於野。無有保世之計。一定之心。平常之日。猶懷去就。兵臨之際。必有應者。終不能齊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楯。不如中國。惟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保。還趨城池。去長入短。非我敵也。官軍縣進。人有致死之志。吳人內

碩各有離散之心。如此軍不踰時。可克必

矣

玄縣音

司馬炎觀訖大喜。便令班師。賈充荀勗馮統三人皆言未可。炎因此不行。至咸寧四年。羊祜入朝。奏辭歸鄉養病。炎問曰。卿有何安邦之策。以教寡人。祜曰。暴雷已甚。於今可不戰而克矣。若皓不幸而歿。倘更立賢王。陛下不能得也。炎賜祜坐於側。而問曰。卿何以知之。祜曰。孫皓若亡。羣臣更立一人為君。施恩布

德深得民心。據長江之阻。陛下雖有百萬之衆。安可窺乎。炎大悟曰。卿可提兵一伐。若何。祜曰。臣年邁多病。不堪領此職。陛下選智勇之士可也。炎起身稱謝。祜辭炎出內。炎命祜乘王輦歸家。是年十一月。羊祜病危。晉帝司馬炎車駕幸祜家問安。炎至卧榻前。祜下淚曰。臣萬死不能報陛下也。炎亦泣曰。朕深恨不能用卿伐吳之策。今日誰可繼卿之志。祜曰。臣凡薦人於陛下。便將奏稿焚之。只恐人

知也。炎曰。舉善薦賢。乃美事也。卿何不令人知耶。祐曰。拜官公朝。謝恩私門。臣所不取也。炎嘆曰。此正直大臣也。祐含淚告曰。臣死矣。不敢不盡愚誠。右將軍杜預。堪可重任。若欲伐吳。須當用之。言訖而亡。司馬炎放聲大哭。上輦而回宮中。文武多官。無不流淚。後人引管鮑故事。有詩贊曰。

羊祐病中推杜預。叔牙因內薦夷吾。古來四海英雄輩。是箇男兒識丈夫。

司馬炎垂淚終日。勅塋高阜。贈太傅鉅平侯。即日拜杜預為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事。南州百姓聞羊祜身死。罷市而哭。江南守邊吳將亦皆舉哀。襄陽人思祜存日常遊於峴山。遂建廟立碑。四時祭之。往來人觀其碑文者。無不流涕。故稱為墮淚碑。後胡曾先生有詩嘆曰

曉日登臨感晉臣。古碑零落峴山春。松間殘露頻頻滴。恰似當初墮淚人。

咸寧五年冬十一月。晉帝降詔。分道伐吳。鎮南大將軍杜預。為大都督。引兵十萬。出江陵。鎮東大將軍瑯琊王司馬佃。音宙出淝中。安東大將軍王渾。出江西。建威將軍王戎。出武昌。平南將軍胡奮。出夏口。各引兵五萬。皆聽預調遣。又遣龍驤將軍王濬。廣武將軍唐彬。浮江東下。水陸兵二十餘萬。戰船數萬隻。又令賈充為大都督。假黃鉞。以冠軍將軍楊濟。副之。出屯襄陽。節制諸路人馬。充奏曰。臣年耄。

衰老不堪元帥之任。炎曰。卿若不行。朕當自出。充不得已。辭帝而行。却說吳主孫皓荒淫無度。凡飲宴。必令羣臣大醉。却立黃門郎十人糾彈。若有過失者。或剝其面皮。或鑿其眼睛。因此中外大怨。忽邊庭奏報。晉兵大勢水陸並進。皓大驚。急召丞相張悌。司徒何植。司空滕脩。計議退兵之策。悌奏曰。可令車騎將軍伍延為都督。進兵江陵。迎敵杜預。驃騎將軍孫歆。進兵拒夏口。等處軍馬。臣敢為軍師。

領左將軍沈瑩。右將軍諸葛靚。引兵十萬出
屯牛渚。接應諸路軍馬。皓從之。遂令張悌引
兵出城去了。皓退入後宮。有幸臣中常侍岑
昏。問其故。皓曰。晉兵大至。諸路已有兵迎之。
奈王濬率兵數萬。戰船無量。順流而下。其鋒
甚銳。朕因此憂也。昏曰。臣有一計。令王濬之
船盡為粉碎。皓大喜。遂求其計。未知如何。且
聽下回分解。

王濬計取石頭城

却說中常侍岑昏奏吳主孫皓曰。江南多鑊。可打連環索百餘條。長數百丈。每環重二三十斤。於沿江緊要處橫截之。再造鐵錐數萬。長丈餘。置於水中。若晉船乘風而來。逢錐則破。皓大喜。即發工匠。於江邊連夜造成鐵索鐵錐。設立停當。却說晉都督杜預。兵出江陵。喚牙將周旨。受計策曰。汝引水手八百人。乘小船暗渡過江。夜襲各鄉。多帶旌旗。於山林之處立起。日則放砲擂鼓。夜則各處舉火。旨

領命去了。夜渡大江。伏於巴山。

地名。

次日。杜預

領大軍。水陸並進。前哨報道。吳主遣伍延出陸路。陸景出水路。孫歆為先鋒。三路迎來。言未了。孫歆船到。兩兵初交。杜預便退。歆引兵上岸。迤邐追時。不到二十里。一聲砲響。四面晉兵大至。吳兵急回。杜預乘勢掩殺。吳兵死者不計其數。孫歆奔到城邊。周旨八百軍混雜於中。就城上舉火。歆大驚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急欲退時。被周旨大喝一聲。斬於

馬下。陸景在船上。望見江南岸上。一片火起。巴山上風飄出一面大旗。上書晉鎮南大將軍杜預。陸景大驚。欲上岸逃命時。被晉將張尚馬到斬之。伍延見各軍皆敗。乃棄城奔走。被伏兵捉住。來見杜預。預叱武士斬之。遂得江陵。於是沅湘一帶。直抵廣州諸郡。皆望風齎印而降。預令人持節安撫。秋毫無犯。遂攻武昌。武昌亦降。杜預軍威大振。遂大會諸將。共議取建業之策。胡奮曰。百年之寇。未可盡

服。方今春水泛漲。難以久住。可候來冬。更為
大舉。預曰。昔樂毅濟西一戰。而併強齊。今兵
威既振。如破竹之勢。皆迎刃而解。無有著手
處也。可乘勢而取建業。金陵是也遂遣人來會諸
將。一齊進兵。此時龍驤將軍王濬。率水兵順
流而下。不可當其銳。人報濬曰。吳人造鐵索。
沿江橫截。又以鐵錐置於水中。如此準備。濬
大笑。遂造大筏數十方。上縛草木為人。披甲
執杖。立於周圍。順水放下。吳人見之。以為活

人望風先走。暗雖着筏。盡提而去。又差慣熟水手。於筏上先作大炬。長十餘丈。大十餘圍。以麻油灌之。在船前行。但遇鐵索。燃炬燒之。須臾皆斷。兩路從大江而來。所到之處。無不克勝。後胡曾先生有詩曰

王濬戈鋌發上流。武昌洪業土崩秋。思量鐵索真兒戲。誰與吳王畫此籌。

却說東吳丞相張悌。令左將軍沈瑩。右將軍諸葛靚。來迎晉兵。二人見晉兵順流而下。勢

不可當。慌忙回報。悌曰。東吳危矣。何不去之。
悌曰。國家將亡。賢愚共之。今若君臣皆降。無
一人死於國難。不亦辱乎。靚曰。存亡自有天
數。非公一人可支吾也。何故自取其死。悌曰。
吾自幼食吳祿。今位至丞相。得其死矣。吾若
合死。安可求生。以遺不義之名耶。諸葛靚大
哭而去。張悌與沈瑩却欲揮兵抵敵。晉兵一
齊圍之。周旨羅尚首先殺入吳營。張悌自奮
力搏戰。死於亂軍之中。沈瑩被周旨一刀斬

之。吳兵四面敗走。飛報吳主孫皓。皓大驚失語。殿中數百人叩頭奏曰。今日之禍。皆岑昏之罪。請陛下殺之。臣等出城決一死戰。皓曰。量一中貴。何能病國。內一人大叫曰。陛下豈不見蜀之黃皓乎。孫皓曰。且將此人為奴。可也。眾皆入宮中。碎割岑昏。生啖其肉。於是陶濬率御林諸軍沿江迎敵。前將軍張象率水兵下江迎敵。不想西北風大作。吳兵旗幟皆不能立。盡倒豎於舟中。兵又不肯下船。四面

奔走。只落張象一人。却說晉將王濬。揚帆而行。過三山。舟師曰。風波甚急。船不能行。且待風勢少息。行之。濬大怒。拔劍叱之曰。吾目下欲取石頭城。何言住耶。遂擂鼓大進。吳將張象。引從人請降。濬曰。若是真降。便為前部立功。象回到本船。直至石頭城下。叫開城門。接入晉兵。人報孫皓。皓欲自刎。中書令胡沖。光祿勳薛瑩。奏曰。陛下何不效安樂公劉禪乎。皓從之。亦備輿櫬。自縛。率諸王。文武。詣王濬。

軍前歸降。濬自扶起。釋其縛。燒其輿櫬。諸將大喜。濬請皓入軍中。以王禮待之。皓將璽綬并圖籍皆納下。於是東吳四州四十三郡三百一十三縣。戶口五十二萬三千。官吏三萬二千。兵二十三萬。男女老幼二百三十萬。米穀二百八十萬斛。舟船五千餘隻。後宮五千餘人。皆歸大晉。大事已定。出榜安民。盡封府庫倉廩。次日陶濬兵不戰自潰。瑯琊王司馬仲。并王戎。大兵皆至。見王濬成了大功。心中

忻喜。次日。杜預亦至。大犒三軍。已畢。開倉庫賑濟人民。於是吳人安堵。遂遷吳主孫皓赴洛陽面君。行至洛陽。時太康元年夏五月。皓登殿。稽首以見晉帝。帝賜坐。曰。朕設此座待卿久矣。皓曰。臣於南方亦設此座以待陛下。帝大笑。賈充曰。聞君在南方。鑿人目。剥人面皮。此何等刑耶。皓曰。人臣弑君。及姦回不忠者。則加此刑。充默然甚愧。帝命設筵勞賞吳之君臣。封皓為歸命侯。子孫封中郎。隨降宰

輔皆封列侯。丞相張悌陣亡。封其子孫。天下
大定。封王濬為輔國大將軍。其餘各皆封賞。
後史官有詩嘆東吳曰

憶昔孫堅創業時。東南王氣覆江湄。龍盤
虎踞纔安穩。地裂天崩又改移。洋子江中
沉鍊索。石頭城上豎降旗。可憐錦片東吳
地。一旦翻成晉地基。

後主劉禪亡於晉太康七年。魏主曹奐亡於
太康元年。吳主孫皓亡於太康四年。三主皆

善終。自此三國歸於晉帝司馬炎。為一統之基矣。後人有古風一篇。嘆曰

高祖提劍入咸陽。炎炎紅日升扶桑。光武龍興成大統。金烏飛上天中央。哀哉獻帝紹海宇。紅輪西墜咸池傍。何進無謀中貴亂。涼州董卓居朝堂。王允定計誅逆黨。李傕郭汜興刀鎗。四方盜賊如蟻聚。六合姦雄皆鷹揚。孫堅孫策起江左。袁紹袁術興河梁。劉焉父子據巴蜀。劉表軍旅屯荊襄。

張燕張魯霸南鄭。馬騰韓遂守西涼。陶謙
張繡公孫贊。各逞雄才占一方。曹操專權
居相府。牢籠英俊用文武。威挾天子令諸
侯。統領貔貅鎮中土。樓桑玄德本皇孫。義
結關張願扶主。東西奔走恨無家。將寡兵
微作羈旅。南陽三顧情何深。卧龍一見分
寰宇。先取荊州後取川。霸業圖王在天府。
嗚呼三載逝升遐。白帝託孤堪痛楚。孔明
六出祁山前。願以隻手將天補。何期曆數

到此終。長星半夜落山塢。姜維獨憑氣力
高。九犯中原空劬勞。鍾會鄧艾分兵進。漢
室江山盡屬曹。丕叡芳髦纔及奐。司馬又
將天下交。受禪臺前雲霧起。石頭城下無
波濤。陳留歸命與安樂。王侯公爵從根苗。
紛紛世事無窮盡。天數茫茫不可逃。鼎足
三分已成夢。一統乾坤歸晉朝。